

漫塘文集

四

吳郡文獻

一

漫塘文集卷十二

宋金壇劉宰著

劄子

回婺守趙告院

必愿

秋序將半金氣高明恭惟某官千里詠歌九重簡在穹
祇協相台候動止萬福某屬鑿令聞有年於茲矣頃承
闕甥館之閒惠顧蓬華倒屣迎見此維其時適侶漁樵
漫浪山澤旣歸則門徑寂然仙駕已不可望矣寄懷簡
尺略著勤拳而未見之懷怒如調飢今猶昔也豈期謙
德不鄙衰孱專介鼎來眞翰與腆施俱辱下拜登受感
媿裝懷仰惟某官致君事業嗣忠定之傳瑞世文章得

頤堂之印亦既宦塗歷試固應要路立登上方總攬權
綱究心民隱必欲更治民以考功功大者其報宜厚肆
迂逸駕三鎮雄藩寶婺委寄之重既甲於京畿而治平
之課復爲天下第一旋歸有詔識者數日以冀某少不
學老無聞重之以不可掩之疾雖欲強顏與世追逐勢
有不可其敢進趨於人主之前以此雖荷招徠縷縷控
辭尙丐哀矜賜之容覆使卒免於戾惟是雲泥夔隔邈
無侍見之期鄉風惟上體國謹身之祝

通鄭常州

萬

季夏謹時恭惟某官肇開太府權動屬城天聽自民台
候動止萬福某違遠熒煌之座歷年浸多自惟陸沈之

人不敢僭申涓史敬令德雅望如星斗昭回昏旦仰止
頃歲姑蘇寄居方教授書中近者里中趙安吉修敬之
日皆辱寄聲某疏賤何足比數而記存如許第有感刻
郎中學足以高世而居之以謙才足以濟時而養之以
晦踐揚中外亦旣如囊中之錐穎脫而出庖丁十九年
之刀恢恢乎刃游餘地矣意遂簪筆持橐布武星辰之
上而猶俯爲此來蓋上念毗陵久罹虐政妙選一世人
物來任蕃宣無有出郎中之右者東方千騎來曾幾時
而田里愁恨歎息之聲已一洗而空之况報政之後耶
甚盛甚盛某舊以病歸老去逾甚形容豈但非復故我
曩者疊冒誤恩悉由推輓之賜入山益深竟不克以一

箋控謝諒在高明必不賜咎茲以一塵之居距治境不
遠敢以登門之舊僭修賀廈之恭暑氣方張并上滌煩
御涼之請率略悚仄之至

回張和州

謙亨

涼風披拂金氣高明恭惟某官十行錫命千騎趣行百
神後先台候動止萬福某放浪山澤不上籤府敬之日
久矣然每聞治民之有成績立朝之有正論未嘗不斂
衽敬歎且賀先侍郎先生之不亡也鼎來使介旌之以
手書重之以珍貺下拜登受感喜其何可言某官明敏
之姿卓絕之才而英詞妙翰又有以發揮之此某蚤歲
於孔庭窺見知其不可及者而向來治民之績用立朝

之風采又表表在人信矣先侍郎先生之不亡而執事
之有光於前之人也某少迫於貧不克裹糧從四方宗
匠游聞見淺陋猶幸先侍郎老先生不鄙其獨學無所
聞見收置幕下朝夕奉令承教得不爲小人之歸今雖
年垂七十視茫茫髮種種然一念不敢忘也朝廷更化
求靜退之士以厲薄俗徒以某三十年家居謂其近似
賜之招徠而某實非其人辭避數矣而俞音尙闕有以
覆護而存全之於門下有望焉所賜某物皆寒家所未
有不敢不拜適有以某物爲惠者謾侑回緘區區欲言
尙須嗣貢未由會見更祈酌涼燠之宜謹茵鼎之奉以
迎召節台眷不敢僭申問敬京口委役惟所以命

回沈祕讀

仲秋之月暑退涼生恭惟讀人閒未見之書探言外不傳之祕天棐閱業日擁繁禧某生晚不及登先正先生之門疇昔每與先令舅宅之年兄言之用爲大恨病不可仕歸伏田里十有七年自先令舅典鄉郡時猶不得一造郡齋矧今加老寧復可入城市以此市朝之事不復到耳雖祕讀茂實英聲嶽峙川流第切服膺無從上記春閒邑大夫下車首出台翰乃知不肖姓名猥荷記存其閒慰藉之勤同於知舊某益感歎不自知其手之舞足之蹈也祕讀由韋布而膺簪組由家食而登蓬萊道山此近世曠典至寶陳於咸陽之市何患不售惟居

安資深坐進此道使家學有傳斯文有繫以無負聖世
非常之舉是所願望豐氏令表昆仲計各已榮上章願
開敏過人舉員已及格否因書告爲引誠太夫人恭惟
天錫難老曼福來并台眷中外迪吉某春杪辱書逮今
方得修報不惟私門多故亦坐拙於伺便今因前京尹
趙工侍令嗣到闕敬此謝萬

回建康范教授

光

恢台肇序清和可人恭惟某官業擅斯文望重一府神
不徹衛台候動止萬福某屏跡山林不與世相聞十有
六年矣故歲偶以大兒率意西游尋聞預在講席冒昧
以一箋自通且謝且祈辱不鄙卽賜之答又申之以問

訊之書什襲以藏於今有耀旋聞司文柄於會府便道
歸覲慈闈切意卽遂留中不敢嗣音令名星斗爭輝但
勤仰止忽奉專教知猶俯徇常格歸蒞芹宮以須班改
慰浣良深不敏益重自媿執事以粹學傳家以妙年擢
高科有聞于世有拔於朝騰躍而上蓋將羞崑崙薄蓬
萊豈其他才進瑟縮若凍芋抽萌者比然進銳聖門所
戒急流中更須整棹徐行執事所以自處誠得之矣某
惟有敬歎惡札遂揭之廣文官舍之前深懼不稱頒示
刻本且有珍饗感何可言介旋亟此具報不盡下悃偵
伺解組續當遣賀一節多雨恐梅蒸必早齋成以居高
明行矣其時某不勝愛助之私敢豫以請

通常州余教授

申

維時陽春布澤萬物生輝伏惟志以道鳴尊候神相萬
福某嘗謂文以氣爲主年來士大夫苟於榮進冒於貨
賄否則��嚙啍如事婦人類皆奄奄無生氣文亦隨
之比見里中士友皆欲東去從足下游其歸也又傳高
文三紙如古檜畫龍詩及祭坡翁辭固疑其卓犖奇偉
異乎今之文人及扣足下之爲人與其命題發策向之
疑者益信起敬起愛悵執鞭之無從也嘗讀杜少陵古
柏詩頗有愚見試爲足下誦之夫落落盤踞雖得地冥
冥孤高多烈風扶持自是神明力正直元歸造化工我
踞得其地烈風雖多亦何畏藉曰天之杙我神明固亦

扶持之然所以可扶持者則亦以元來根本有此正直
爾今此古柏稟於天者既異凡物又踞得其地其視鸞
鳳也鷓鴣也螻蟻也蛟龍也等是巢穴中一物其去其
來於我何擇於我何有子美末章苦心豈免容螻蟻香
葉終經宿鸞鳳之句似未免小小計較切恐不足以見
古柏之大如何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因諸友及舍
姪行略此寄聲因風多寄高文以起衰懦是望

回高郵黃教授

風塵殘暑雨洗清秋卽日伏惟發明斯道以淑後來神
之聽之尊候萬福某衰孱無所可用自棄明時日杖策
登東臯臨清流與田夫漁父相爾汝忽捷足持書來雞

犬亦爲之驚喜剝封莊誦昉知執事過聽先之以贄幣
重之以長箋意將望僕以輔執事之所不及僕何足當
媿汗如洗雖然此禮不行於今久矣僕雖衰孱不足當
而盛意不可孤也昔曹交以人皆可爲堯舜問孟子孟
子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子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
堯而已矣執事以少學不出科舉爲陋以鄉居寡出未
能求正有道爲固是二者豈獨執事之病僕老矣猶病
之雖然科舉之文雖無用而所言者未始不尊堯舜也
鄉居雖少師友而與吾輩游者必不至皆不孝不悌人
也儻於孟子之言誦其言行其行則是堯而已矣而何
有於陋其言之相符者吾從之相反者吾違之則吾

惟是之從而何有於固今之患在於言不顧行行不顧
言固有口誦堯舜而行如市人者至於得喪分於目前
而惑取舍定於俄頃而亂甚至奪攘而不忌相傾相詐
而不知恥則雖日從先生長者游日聞仁義道德性命
之旨若先朝邢恕等輩是亦小人而已矣於固陋奚責
焉執事以爲然否僕雖未奉識見姻家王穎叔言嘗同
僚山陰知執事亦有志斯道者今又不但求正有道而
例及於衰孱則其有志斯道也審矣孟子曰子歸而求
之有餘師僕方有觀焉素紗兩端聊答白苾之貺視留
幸甚

回溧水史知縣

彌革

冬令猶淺和氣如春恭惟某官連年爲邑民賴撫摩神
依正直台候動止萬福某聞徐仲車之居山陽雖曠曠
然不可復仕而時事靡不聞人物靡不知某衰疾甚於
仲車而資稟之凡聞見之陋出仲車下遠甚何敢與知
當時人物然鄰郡屬邑有賢大夫猶污塗中炯玉雪某
寧不聞顧受塵不可則惟有歎仰佳客鼎來寶緘下墜
發函展誦知遭時之難行政之不易益用起敬至於沖
然處己慨然論心則某不足當感荷之餘更以自媿執
事有排山嶽之力去之而不恃有搏扶搖九萬里之便
捨之而不卽俛而爲邑有決江河沃焦枯之志而鬱不
得施可爲太息然心誠求之不中不遠聞寬之一分民

漫二二
閒已不勝受賜惟願益固所守益充所志以聽造物所
以處我爲執事謀無過此者因江君之行亟此稟謝某
疇昔無階以姓名自通今執事既有以先之繼此尙當
嗣貢區區頌望已見於前鼎茵視宜厥有常職中外禔
福厥有定理某不敢誦言以爲諛伏丐台察

回溧水史知縣

夏令權輿天宇清淑恭惟某官以經世之才循作縣之
制心勞撫字天棊忠嘉台候起居萬福某林下殘生與
世闊絕雖名門德望如日麗天有目咸覩某獨甘老漁
樵無一日之雅真成自棄去冬江君過門袖出台翰焜
然爲蓬戶甕牖之光稟謝斐然嗣音不果正爾內訟專

介之來游領珍染其何榮如之其何感如之不鄙令記
治所譙樓之成以某平生願執鞭而未能乃今得以鄙
陋之文托盛美以不朽誠所甚願適衰病之軀入春得
怔忡之疾執筆輒昏眩親舊閒書問閒有不容已者甫
作字一兩行輒語言不倫以此自度必不能仰承厚意
謹端拜控辭尙望台慈賜之矜體由縣最以升台端國
有成憲慈惠之政中山之民旣歌舞之矣大鈞塊北顧
豈容以嫌自別某願厚自愛以迎溫詔之頒

與趙知縣

與趙

夏令已深積陰爲解恭惟某官拊字政成絃歌容與台
候神相動止萬福某稍疏奏記南望神馳專吏及門重